

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
Donna

浮世畸零人

Ben, in the World

[英]多丽丝·莱辛 著 朱恩伶 译

浮世畸零人

Ben, in the World

[英]多丽丝·莱辛 著

Doris Lessing

朱恩伶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世畸零人 / (英)莱辛(Lessing, D.)著;朱恩伶译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8. 4

(精典文库. 莱辛作品)

ISBN 978 - 7 - 305 - 05374 - 0

I. 浮… II. ①莱… ②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7516 号

BEN, IN THE WORLD by DORIS LESSING

Copyright: © 2000 BY DORIS LESSI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 LIMITED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7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10-2007-312 号

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
出 版 人 左 健

丛 书 名 精典文库·莱辛作品

书 名 浮世畸零人

著 者 (英)多丽丝·莱辛

译 者 (台)朱恩伶

责任编辑 蔚 蓝

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
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 字数 11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305 - 05374 - 0

定 价 22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 - 83594756

电子邮箱 sales@press.nju.edu.cn(销售部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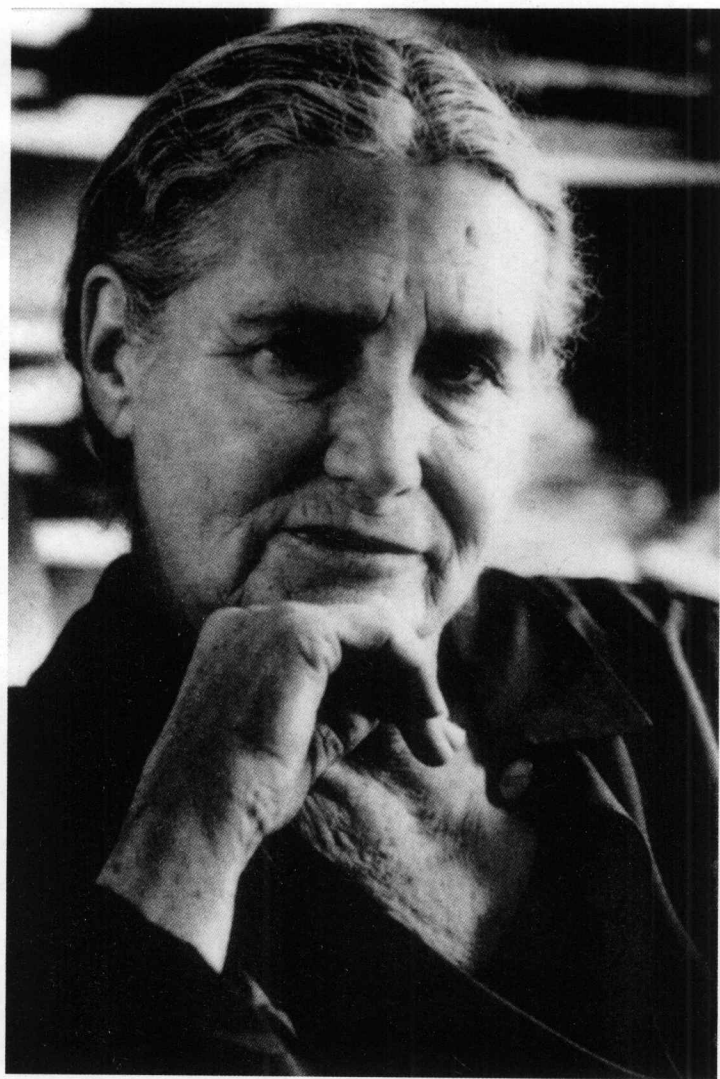
nupress1@public1.ptt.js.cn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Doris Lessing

Ben, in the World



远离诺贝尔奖的人们

——多丽丝·莱辛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辞

2007年12月7日

张子清 译

我站在门口望着满天滚滚的沙尘暴，我被告知说，那里依然有没被砍伐的森林。昨天我驱车数英里，穿越被大火燃烧过的树桩和灰烬。1956年，那里有着我所看到的最美的森林，如今全被毁灭。人们得吃饭呀，要有燃料呀。

20世纪80年代早期，在津巴布韦西北部，我访问过曾在伦敦教书的一位教师。他在这里如同我们所说的“帮助非洲”。他是一个比较有理想的人，在此地学校的所见使他震惊得患了抑郁症，难以恢复过来。这所学校像其他的学

校一样，是在独立后建立起来的。一排四间砖砌的大教室，直接砌在沙泥上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顶头的半间是图书馆。教室里有黑板，我的朋友把粉笔放在衣袋里，否则便被偷走了。学校里没有地图或地球仪，没有教科书，没有练习簿，没有圆珠笔。图书馆里没有小学生爱读的图书，只有从美国大学运来的大本子书籍，很难翻阅，是些从白人图书馆里剔除出来的处理书籍：一本本侦探小说，《巴黎周末》、《运气找到了爱》之类的书。

一只山羊在枯草里觅食。校长贪污该校基金，被停职。我的朋友没有钱，他的薪金一拿到手，教师和学生们都向他借钱，可能就再也不还了。这里小学生的年龄从6岁到26岁，年龄大的学生小时候失学，到这里补课。每天早晨，一些学生不论下雨还是晴天，要跨越河川，步行许多英里来到这里。村子里不通电，他们晚上不能凭燃烧干柴的火光做家庭作业。女孩子上学前和放学后得去取水做早餐和晚餐。

我坐在我朋友的屋里时，大伙儿害羞不进来，他们都向我要书。“你回到伦敦后，请给我们寄书呀，”一个小伙子说道，“他们教我们念书，我们却没有书可读。”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向我要书。

我在那里住了几天。风沙阵阵。水泵坏了，女人们必须去河里取水。另一个从英国来的理想主义的教师看到这所“学校”的状况后，身感不适，病了。

学期结束的那天，他们宰了那只山羊，剥成小块，放在一只大马口铁器皿里煮。这是可以预料的学期结束时的盛宴：煮山羊和粥。在他们的盛宴进行中，我驾车穿越森林燃烧后的灰烬和树桩返回。

我不认为这所学校的许多学生会获奖。

第二天，我去伦敦北部的一所学校作演讲。这是一所很好的男生学校，有着美丽的楼房和美丽的花园。孩子们每周可以见到名人来访，这些名人可能是他们的父亲、亲戚，甚至是母亲。名人来访对他们来说司空见惯。

当我给他们演讲时，我想起了津巴布韦西北部风沙之中的学校。我看着在我面前的一张张略显期待的英国小孩的面孔，试图告诉他们我在上周所见到的情况。教室里没有书籍，没有课本，没有地图册，甚至连贴在墙上的地图也没有。那里学校的教师请我寄给他们如何进行教学的书本，他们自己才十八九岁。我告诉这些英国孩子关于非洲孩子讨书的情况：“请给我们寄些书吧。”但是，他们想象不到我告诉

他们的这些情景：一座笼罩在风沙里的学校，那里缺水，那里学期结束时的盛宴是在大锅里煮一只刚宰杀的山羊。

让这些享受特权的学生们想象如此赤贫的景象真的如此不可能吗？

我尽力给他们解释。他们彬彬有礼。

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有朝一日会获奖。

我在演讲结束之后，向该校教师询问有关图书馆和小学生读书的情况。在这所特权阶级的学校里，我听到我在这类学校、甚至大学里经常听到的情况。一个教师说：“这情况你是知道的，许多孩子从不借书阅读，图书馆里的图书只有一半的使用率。”

是的，我们知道这情况，大家都知道。

我们处在支离破碎的文化中。几十年前，我们的确信受到质疑，受过多年教育的青年男女不了解世界，不读书，只知道一些专业知识，例如计算机，是通常的现象。

对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电脑、互联网和电视这些令人惊异的发明。它是一场革命。这不是人类已经对付的第一场革命。印刷革命的发生不是经过几十年，而是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。孤注一掷

地，我们接受了它，像接受其他的事情一样，我们从没有问：“这个印刷术的发明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？”同样，我们从没有想去问：“互联网将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？它以其种种虚幻诱惑了整整一代人，甚至十分理智的人都会承认，他们一旦上钩，就很难摆脱，甚至会全天耗在博客之类的玩意儿上。”

就在新近，任何哪怕稍微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尊重学问、教育和我们伟大的文学宝库。当然，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处于这种令人高兴的状况时，人们往往会装着阅读书本，会装着尊重学问。但是，没有记录显示劳工男女渴求书籍，这从建立的工人图书馆、学术机构和 18 世纪、19 世纪的大学那里可以得到证明。阅读，书籍，通常是普及教育的一部分。同年轻人谈话的年长者必须了解读书教育的情况，因为年轻人的知识太少太少。

我们都知道这糟透了的真相。但是我们不知道其结果。我们想起古老的格言：“读书使人充实”——读书使男女掌握信息、历史和各种各样的知识。

前不久，一位在津巴布韦的朋友告诉我说，一个村子里的人有三天没有食物吃了，但是他们依然谈论书籍和如何

得到书籍，谈论教育。

我属于一个组织，它起始于把书籍送到非洲村庄里去的想法。还有一批人，通过另外的关系，亲自深入到津巴布韦的底层。他们告诉我说，那些村子不像报道的那样，而是住了许多聪明的人：退休教师、度假的教师、假期里的孩子、年龄大的人。我自费去津巴布韦作了一个小小的调查，发现津巴布韦人想要读书，我的调查结果和一个瑞典人调查的结果一样，这个瑞典人我不认识。非洲人想要阅读欧洲人想阅读的同类书：各种小说、科幻小说、诗歌、侦探小说、戏剧和诸如如何开银行账号之类的导读书籍。他们也想要阅读莎士比亚全集。这些村民们在找书上的问题是，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书，所以要有现成的书在那里，例如托马斯·哈代的《卡斯特桥市长》碰巧在那里，就很流行。乔治·奥威尔的《动物农场》出于明显的原因是最流行的一本小说。

我们的组织起初得到挪威的帮助，然后又得到瑞典的帮助。没有这类的支持，我们的图书供应就会枯竭。我们从我们可以得到书的任何地方收集到书。请记住：英国的一本好平装书在津巴布韦就要花上一个月的工资，那还是在穆加贝统治之前的情况。如今通货膨胀，它要花几年的

工资。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把一箱书运到村子里去时，村民们高兴得淌出眼泪，请记住那里的汽油奇缺。那里的图书馆也许是在一棵树下搭在砖头上的一块木板。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，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出现知识阶级，懂读书的人教那些不懂读书的人——平民阶级。那里没有用汤加语写的小说，于是有几个小伙子坐下来用汤加语创作。在津巴布韦，大约有六种主要的语言，他们用这六种语言创作小说，内容有暴力、乱伦、犯罪、谋杀。

常言道：人民拥护值得拥护的政府，但是我不认为这符合津巴布韦的情况。我们必须记住，这种尊重和渴求书籍并不起始于穆加贝政权，而是起始于这个政权之前的白人政权。这种对书籍的渴求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，从肯尼亚到好望角处处都能看到。

这真难以置信：我在草屋顶泥土墙的屋子里长大。这类房屋总是在有芦苇或草、合适的泥巴、支墙的竿子的地方建造，例如在撒克逊人的英格兰。我从小就住的草屋有平排四间房，房间里放满了书。我的父母不仅把书从英国带到非洲，我的母亲还为她的小孩从英国订购书。运来的一大包一大包书是用棕色牛皮纸打包的。这些书是我年轻时

的欢乐。泥草屋，但堆满了书。

甚至现在，我还接到一个村子里的一些人寄来的一封信，这个村子可能没有通电或自来水，他们的住房就好像我们以前住家的长排泥草屋。“我也要成为作家，”他们说，“因为我有你从前住的那种屋子。”

但是，困难在于创作。作家，并不来自没有书籍的屋子。

我在阅读一些近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受奖辞。以去年获奖的得主——健美的奥尔罕·帕慕克为例。他说，他的父亲有500本书。他的天才不是凭空得来的，他与伟大的传统联系在一起。再以V.S.奈保尔为例。他提到印度的吠陀深刻印在他家庭的记忆里。他的父亲鼓励他创作。他到了英国后，常常到英国图书馆看书。因此，他紧连传统。让我们再看看约翰·马克斯韦尔·库切。他不但与传统紧密相连，而且他本人就是传统：他在开普敦教授文学。我为从没有听过他的课、没有被他那豪迈英勇的思想熏陶而深感遗憾。为了创作，为了文学创造，就必须与图书馆、与书籍、与传统紧密相连。

我有一个从津巴布韦来的黑人作家朋友。他从果酱罐头商标和水果罐头商标上自学认字。他在我曾驱车路过的

黑人居住的农村长大。沿路是粗糙的沙石和稀疏的矮小灌木。泥草屋很简陋，不像家境殷实人家建造的精良的屋子。没有正规的学校，只有一所我已经描述的那种学校。他从垃圾堆上捡到一本被丢弃的儿童百科全书，用这本书自学。

1980年独立节，有一群津巴布韦的优秀作家，真正是一窝歌唱的鸟儿。他们在老南罗得西亚白人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。教会学校是比较好的学校。作家不是在津巴布韦造就的，不是轻易造就的，不是在穆加贝统治之下造就的。

所有的作家都是经过了艰难的路程才识字的，更不必说成为作家。我要说的是，从果酱罐头商标和被丢弃的百科全书上学习阅读并非罕见。我们在谈论一些人，他们渴求超越他们的教育标准，生活在泥草屋里，有许多孩子，有过度劳累的母亲，为衣食而奋斗。

然而，尽管有这些困难，作家还是被造就了。我们也应当记住，这是津巴布韦，不到一百年之前被征服。这些人的祖父母可能是口口相传的讲故事能手。有一两代人，这种口头传承是先记住故事，然后传下去，印下来，再成书。

书本是从垃圾堆上和白人世界的瓦砾里收集来的。一扎手稿是一回事，出版一本书是另一回事。我收到几则关

于非洲出版情况的报道。甚至在像北非这些比较有特权阶级居住地的地方，谈出版前景仍是一个有种种可能性的梦想。

我在此谈论还没有写出来的书籍，谈论不能出版书的作家，因为那里没有出版人，听不到作家的声音。要估计这种才能的大浪费、潜力的大浪费，不太可能。出版书需要出版人，需要预售数，需要鼓励，甚至在到达那个阶段之前，依然缺少一些其他的条件。

作家常常被问：“你怎么写作呀？使用文字处理机？电动打字机？鹅毛笔？手写？”但实质的问题是：“当你写作时，你找到空间了吗？找到那种应当围绕你的空间了吗？进入那种空间，它就像是一种倾听的形式，专注的形式，于是词语，你故事里人物将要讲的词语就来了，思想、灵感就来了。”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现这种空间，那么诗篇和故事可能就会流产。作家们相互谈话时，他们所讨论的经常与这种想象中的空间有关，这是另一种时间。“你发现了它吗？你正紧紧地抓住它吗？”

让我们现在跳到明显是迥然不同的情景里。我们现在在伦敦，大城市之一。有一个新作家。我们玩世不恭地打

听：“她好看吗？”如果是一个男人，就会问：“很有魅力？英俊吗？”我们开玩笑，但这不是玩笑。

这新发现的作家被喝彩，可能还会得到许多金钱。这叽叽喳喳的传言开始传入他们可怜的耳朵里。他们被盛宴款待，被称赞，被迅速传到整个世界。我们这些老家伙，什么都见识过了，为这新手感到可惜，他/她对所发生的真正情况还一无所知哩。他/她被奉承，被捧得很开心。但问他或她在一年之内一直所想的：“可能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情。”

一些大肆宣传的新作家不再创作了，或者写不出他们想写的作品。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对着那些单纯的耳朵吹吹风：“你们找到空间了吗？你们的灵魂，你们自己必要的地方，在那里，你们自己的声音可以对着你们讲话，只对着你们，在那里，你们可以梦想。哦，抓住它，别让它溜了。”

我的头脑里装满了对非洲极好的记忆，我可以在我想要的任何时候激活记忆，看到记忆中的情景。那些布满天空的金色、紫色和桔黄色的晚霞怎么样啊？卡拉哈里沙漠的灌木香气四溢，飞在上面的蝴蝶、飞蛾和蜜蜂怎么样啊？坐在长着灰白小草的赞比西河岸上，看着非洲鸟雀飞梭在

黑油油亮光光的水面上，感觉如何啊？是的，一只只大象，一只只长颈鹿，一只只狮子，以及其他的各种动物，很多，很多。那里的夜空依然没有受到污染，黑黝黝，妙不可言，满天眨眼的星星，看了感觉又怎样啊？

还有其他的种种记忆。一个非洲青年，大概 18 岁，眼泪盈眶，站在那里巴望的是他的“图书馆”。一个来访的美国人鉴于他的图书馆没有书籍，便送了他一柳条箱书。那青年把每一本书拿出来，恭恭敬敬地用塑料纸把书包起来。我们问道：“这些书本肯定被送去阅读吗？”“不，”他回答说，“这些书会被弄脏，我会在哪里得到更多的书呢？”

我见过一个教师，那里的学校没有课本，甚至没有一支在黑板上写字的粉笔。他的班级上的学生年龄 6 岁至 18 岁，他在沙土上摆弄石子教他们数学，嘴里哼着：“2 乘 2 等于……”我见到一个姑娘，也许 20 岁不到，也没有课本、练习簿、圆珠笔，用一根枝条在地上划着写字教书，而这时太阳当空照射，沙灰就飞腾了起来。

我真希望你想象自己在南非的某个地方，站在一个贫困地区的印度人商店里，当时极度干旱。人们（多数是妇女）排着队，拿着各种容器等待取水。这家商店每天下午从